

女學叢書之一
婦女修養談

上海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九年八月三日
民國六年四月三日
民國六年三月三日
印刷發行版



著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
沙市蘭州衡州貴陽吉林潮州安慶桂林
東昌廈門刑台綏化煙台鄭州梧州
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新加坡

（女學叢書之一）
婦女修養談

全一冊定價銀六角

梓潼謝无量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序

古之善爲教者。學與養兼資。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禮曰。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得其所養。無物不長。失其所養。無物不消。孟子山木人心之喻。最爲得之。養之時義大矣哉。竊謂童蒙如是。成人亦然。男子如是。女子亦然。夫有賢女。然後有賢婦。有賢婦。然後有賢母。有賢母。然後有賢子孫。有賢子孫。然後社會國家有用之人才。家人利在女貞。風化基於閨閭。揆以教育家之原理。中外古今。若合符契。今者女學蔚興。閨閣之彥。或不憚負笈通都。聯袂瀛海。以視曩之終身不離保姆。跬步罕越閨闈者。志趣廣狹。判若天淵。然或囿於器而不能觀其通。驚於遠而不知求諸邇。銳於暫而不能持以久。輕重作輟。偶有毗倚。弊卽乘之。此無他。非惜於所修。實昧於所養故也。梓潼謝君无量。以著述餘暇。薈萃中西載籍。凡關於閨門之教者。摘其精華。汰其糟粕。纂爲一書。綜數萬言。分修學立身婦德母德爲三大綱。名曰女子修養談。其知識皆婦女應有之知識。其職務

皆婦女應有之職務。非高遠而難行。乃循序而漸進。博而要。質而文。吾意此書一出。舉凡所謂班氏女誡。呂氏閨範。溫氏母訓諸書。昔所奉爲金科玉律者。不能專美於前。誠使家置一編。俾蘋蘩之暇。逍遙以鍼勞。織紉之餘。談笑以藥勸。優而柔之。鑒而飫之。觀感而效法。其爲德言容功之助。詎淺尠哉。然則謝君著此。其宗旨所在。匪特爲女學之楷模。將亦爲世界文明之輔翼歟。丹徒莊啟傳撰

女學叢書之一 婦女修養談

目錄

緒論

第一編 女子修學立身之基礎

第一章 勤學與立志

第二章 常識與社會之才能

第三章 身體之健康與勇氣

第四章 德行之根本

第五章 藝術職業與自立之生活

第六章 女子之人格

第七章 婚姻論

第二編 婦德之修養

目錄

第一章 婦德古訓

第二章 對於夫之家庭之義務

第三章 夫婦之同心及節義之模範

第四章 內助之益

第五章 家政之處理

第六章 僕婢之待遇

第三編 母德之修養

第一章 吾國古代母儀略述

第二章 兒童之保育

第三章 母教之效力及方法

第四章 兒童惡癖之矯正

女學叢書之一 婦女修養談

緒論

世界之上。男女各居其半。其聰明材智。未嘗不同。因於風俗習慣之相承。而處境不能無異。據近世生物學者之言。男女所受天性本一徵。原始民族。男女骨格形體。往往酷似。故謂女性爲劣。男性爲俊者。非也。女性劣於男性。實自來所遭之外境。有以致之。太古之時。民以漁獵爲生。男子出入山澤。逐禽獸。習爭鬪。或掠奪婦人爲妻。行於清曠寥廓之地。馳於奮戰用力之場。故其體力日以強盛。而婦人率居家中。主飲食衣服之事。所以磨鍊其身體者。遠不及男子久之。遂以積弱。蓋數千年以來。說者又謂生物之一雌一雄相匹者。雌雄之力常均。無大區別。如鳩類。孳一。無有二偶。察其形貌。雌雄莫辨。象類或一羣。僅得一雄。雄之力卽倍大於雌。縛一雄象。其難視縛一雌象。不啻五倍。總而言之。男性女性之所以相差。以科學證之。惟繫於在外之境遇矣。

女子之體質。由於在外之境遇。遺傳而若有遜於男子。至於在內之心智。則宜與男子無異。故女子之研究學術。練習事業。其成功未必居男子下也。是在女子立志自勉之耳。近世歐美女子所受之教育。幾與男子等。而所爲發奮以求與男子相並者。其法亦日進。然瀛夏不

同俗。吾國今日女子地位之改善。固不能不效法歐美。亦不必全法歐美。雖古今異宜。而自來先哲之良訓。列女之模範。尤多有可矜式者。故衷合古今中外之情勢。以論婦人適當修養之道。誠當今之亟務也。

吾國論宇宙之大法。一陰一陽而已。故男女猶陰陽之義。其分未嘗不均。後世聖人扶陽抑

陰。始以男爲主。然非必不平等也。女者如也。謂如男子。舊訓以爲如妻者。齊也。謂與夫齊。說

文。妻婦與己齊者也。從女。從中。從又。又持事。妻職也。娼。古文妻從尙女。尙古文貴字。蓋妻之

古義。本訓貴女。對於舅姑。而後稱婦。然則妻本匹敵之義。婦則奉親之名。故曰夫尊於朝。妻

貴於室。夫婦一體。安有貴賤於其間哉。或見世俗多置妾。遂謂中國同於多妻之風。此亦非

是。置妾固非經義。古雖有妾。然實以嫡爲重。妾本非妻。比禮明言。庶人無側室者。文中子曰。

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是恆人皆一夫一妻矣。封建尊君之朝。慮絕國嗣。天子諸侯多可至

娶九女。公羊及白虎通說非通制也。抱朴子猶謂當時天下多女。故其制如此。詰鮑篇曰案周九土

書天下女數則置妾僅成於後來之弊俗耳。多於男焉

然則吾國古義男女之地位。未嘗不相等。後世女教既衰。女子之才能。自遜於男子。不僅由

世議束縛女子太過。亦坐女子之能。有志自樹立者。往往加少耳。今可不考諸古訓博觀

世界女子進步之原。揆諸吾國今日之情勢。以求女子修養之良規。歐洲自希臘時。卽行一

夫一妻之制。當時雖偶有置妾者。而妾最爲社會所賤。要之歐洲所謂女權。其發展之故。一由於耶教之教義。二由於騎士之風氣。三由於人權論之影響。耶教主於禁慾。故不徇生時形體之樂。惟求死後靈魂之安。而在精神上認男女爲平等。保羅嘗謂基督無男女之區別。自是始以結婚爲神聖之事。行之以宗教之儀式。立敬愛以爲夫婦同守之原則。且謂虐遇其妻者有罪。此耶教之關於女子地位者也。又中世之騎士。以游俠自任。嘗尊護女子。十一世紀之末。十字軍起。騎士階級愈高。其對婦人也。尤恭而有禮。時俗化之。女子在社會之人格。頓有增高之勢。此騎士之關於女子地位者也。自盧梭民約論。主張人權。頗引起女子之自覺。法國革命之際。女子多參其事。於是世稍有女權論。流風所漸。薦紳學者。每以女權爲當伸。此人權論之關於女子地位者也。如英之約翰穆勒。亦以女子選舉權爲合於正理。建議於議會。故英之論女權者頗盛。美洲雖屬新邦。而獨立以來。運動女子參政權者。餘二百年不絕。已有數州。女子得一部分之選舉權者。千九百四年。德國開萬國女子參政權會議於柏林。如北美合衆國、英國、和蘭、瑞典、那威、奧大利等。皆有代表與會。故女子求與男子有同等之地位者。大概徧於歐美矣。

歐洲古代亦尊男卑女。近世女子地位之所以日進。實以女子教育之發達爲一總因。希臘羅馬時本有女子教育而未盛也。中世以來。漸隆尊女之風。十六七世紀之間。西歐女子之

從事宮廷生活者。類有高等之學問。而騎士亦方見重。故世頗對女子表其崇敬。是時法蘭西之宮廷。文采風流。尤有勢力。其影響被於全歐。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上流社會之交際。無不了解法蘭西語者。對於女子。皆守騎士之習慣。於是教育家漸有論男女修學當相等者。其效猶未著也。要至近世。女子教育始大振。歐美略同。而美洲尤盛。北美全體女子大學生之數。有時視男子大學生之數猶多。女子畢業而爲大學講師及教授者。且至千人以上。故女子地位之進步。以其學問之幾與男子相埒也。然則將改善吾國女子之地位。亦必先擴充女子之教育。凡爲女子者。當立志以求學術專心。以務職業。自當日爲社會所崇。此不惟有益於女子。其爲助於國家勢力之發展。非渺小也。蓋吾國女學之幼稚。其去歐美直不可以道里計。此自無可諱言。若不揣其本。徒浮慕女權之名。不惟無補。甚將爲後來女學之累。此不可不慎矣。竊本此意。陳吾國女子修養適宜之要務。述爲此編焉。

女子處家。則有立身修學之要。既適人。則有婦道。有子。則有母道。故本編分爲三編。第一編。明女子修學立身之基礎。第二編。以明婦道。第三編。以明母道。參酌現時之情勢。兼采古訓。庶以爲女子修養之助云爾。

第一編 女子修學立身之基礎

第一章 勤學與立志

婦人立身之基礎。先養成於爲處女之時。蓋後日持己待人。對於家庭。對於社會。能維持其完全之人格者。無不賴諸處女時代之志氣與才能也。故女子處家之時。但當一意學業。有自立之志。中國古代本重女學。成周之時。女子無不知學者。雖其遺法不詳。猶略可考見也。男子十歲就外傳。女子十歲受姆教。雖一學於外。一學於內。蓋敦有別之義。故異處而學。女子惟從女師。不出戶閫。宜亦講習書數。兼通詩禮。略亞男子也。及其既長。又受婦學。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亦著此目。蓋德言容功爲婦學之目。自宮廷達於齊民。一也。故詩周南葛覃毛傳。謂四者爲古女師之教。鄭注周禮曰。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婉。婦功謂絲枲。故知婦人所學。不僅在文字矣。章學誠婦學曰。周官有女祝女史。漢制有內起居注。婦人之於文字。於古蓋有所用之矣。婦學之名。見於天官內職。德言容功。所該者廣。非如後世祇以文藝爲學也。又曰。婦學之目。德言容功。鄭注言爲辭令。自非嫺於經禮。習於文章。不知爲學。乃知誦詩習禮。古之婦學。略亞丈夫。後世婦女之文。雖稍偏於華采。要其淵源所自。宜知有所受也。又曰。婦學掌於九嬪。教法行乎宮壺。內而臣采。外及侯封。六典未詳。自可例測。葛覃師氏著於風詩。侯封婦學婉婉姆教著於內則。卿士大夫歷覽春秋內外諸傳。諸侯夫人大夫內子。並能稱文道故。斐然有章。若乃盈滿之祥。鄧曼詳推於天道。利貞之義。穆姜

精解於乾元。魯穆伯之令妻。典言垂訓。齊司徒之內主。有禮加封。士師考終。屬下妻有誅文。國殤魂返沙場。嫠辭郊弔。以至泉水。悲流。委宛賦懷歸之什。燕飛上下。淒涼送歸。媵之詩。凡斯經禮典法。文采風流。與名卿大夫。有何殊別。然皆因事牽聯。偶見載籍。非特著也。若出後代。史必專篇。類徵列女。則如曹昭蔡琰故事。其爲喬皇彪炳。當十倍劉范之書矣。是知婦學亦自後世失傳。三代之隆。並與男子儀文。率由故事。初不爲矜異也。又曰。男子弧矢。女子鞶。自有分別。至於典禮文辭。男婦皆所服習。蓋后妃夫人內子。命婦於賓享喪祭。皆有禮文。非學不可。章氏推婦學淵源。以爲古者婦人之學。不必遠遜於男子所見。可謂卓矣。然猶未審周時婦學。通於齊民。則章氏之疏也。

章氏又曰。婦學古實有之。惟行於卿士大夫。而非齊民婦女皆知學耳。此說非是。按列女傳。中周時。雖民間女子多有辨通知禮者。是知民間亦有女學。皆從姆教。宜不獨卿士大夫爲然。周禮所謂婦學。卽詩所謂女師之教。蓋女子將適人。始受婦學。適人以後。名家貴族。自有傳母。然女子幼時。未受婦學。以前非絕無所學也。章氏混婦學與姆教爲一。故所論未審。內則所謂姆教。其目未具。一若僅限於婦功者。女子之學。固重實用。要之斷無不知書解文句之理。惟不得考其詳耳。井田之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護伉健者。爲里正。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方五穀畢入。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

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戶牖。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觀此則男女並能自歌其勞。怨婦人既老。無子又能采詩。是必通文義。達人情。不然不能自歌。亦不能采詩也。民間女子未嫁以前。當已曉習文字。既適人爲婦。則惟從事女功。傳者以婦職爲重。故於女子小學略而未言其勢。固不能無也。國風所采。頗多婦人之詞。其辭旨敦厚。不讓男子。孔子取之。獨多。今據四家詩說。詩經可指名爲女子所作者。凡數十篇。作者名字可考者。亦十餘人。其間非無民間女子之詩。可見周時女學之盛也。

列女傳所稱如齊管仲妾之明。詩鄭大夫所遇之楚野辨女。續列女傳之陳採桑女。此不必生在貴家。而明曉經訓。陳採桑女墓門之歌。列於風詩。並足證當時女學普及民間也。其餘以辨通著者。猶往往而有。安在宮廷及士大夫家。而後講婦學乎。茲舉數則於此。列女傳曰。妾媵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媵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媵曰。妾聞之也。毋老老。毋賤賤。毋少少。毋弱弱。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

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可老耶。夫伊尹有嬖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耶。畢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之。少可少耶。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耶。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者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耶。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乃脩官府。齋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爲佐。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媵爲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此之謂也。據此則春秋時雖賤妾亦通詩矣。又楚野辨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轂擊而折大夫車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於狹路之中。妾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旣不怒僕。而反怒妾。豈不貳過哉。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今子列大夫而不爲之表。而遷怒貳過。釋僕執妾。輕其微弱。豈可謂不侮鰥寡乎。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之喪善也。大夫慚而無以應。遂釋而問之。對曰。妾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從我於鄭乎。對曰。旣有狂夫昭氏在內矣。遂去。君子曰。辨女能以辭免。蓋辨女雖楚野之鄙人。而能以正理折大夫。且善舉書義也。續列女傳曰。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

爲我歌。我將舍汝。採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鵲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鵲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鵲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辨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楚辭補註引此事。以爲係婦人引詩。續列女傳但云辨女所歌。未知其爲自作。或引古詩也。然能於倉卒之間。誦詩陳義。以禦戲侮。亦非平日積學不能矣。

由上所述觀之。則周之學制。似自宮廷以至齊民。無不有學。以女子教育之普及。故婦人文采多有可觀。及漢以來。女學既廢。婦人間以文章名者。或名家顯族。承其舊學。又必自負殊才。僅乃成就。世亦不以婦人有學爲重。此風會之變。而婦人之境遇。蓋自是異矣。章學誠婦學曰。春秋以降。官師分職。學不守於職司。文字流爲著述。丈夫之秀異者。咸以性情所近。撰述名家。至於降爲辭章。亦以才美所優。標著文采。而婦女之奇慧殊能。鍾於間氣。亦遂得以文辭偏著。而爲今古之所稱。則亦時勢使然而已。然漢廷儒術之盛。班固以爲利祿之途。使然。蓋功令所。賢才爭奮。士之學業。等於農夫治田。固其理也。婦人文字。非其職業。間有擅者。出於天性之優。非有爭於風氣。驚於聲名者也。章氏亦以後世婦人文字。非其職業。不過偶然有所著名耳。夫文字之優。固未足以盡學之事。顧舍文字以外。婦人之於學。益無可表。

見。漢後婦人最稱有學者。莫如曹大家及宋宣文君。茲錄二人略傳。以爲女子好學之楷式。曹大家者。漢扶風曹世叔妻。而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作。女誠七篇。有助內訓。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昭壻亦有才惠。爲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書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宣文君宋氏者。苻秦時太常韋逞母也。幼喪母。明慧。父授以周官。謂之曰。此經周公所制。以經紀典誥者也。吾家世以傳業。今無男可傳。以授汝。汝必敬受。無令此學遂絕。宋日諷誦。屬世亂。研精不輟。石虎徙民實山東。宋在徙中。與夫推鹿車就徙。而背負父所授經。與之俱至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書出樵採。夜歸授子經。以紡績佐讀。逞遂成學。秦王堅閱禮樂廢闕。博求通周官有師法者。問諸博士。博士盧瑩前對曰。學殖久廢。禮師法盡矣。太常韋逞母宋。世學家傳。其父業精周官。今年八十。視聽無闕。非此母無足授此經者。於是詔就宋氏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設絳紗幔坐其中講業。賜號宣文君。周官學復行。

於世宣文君之力也。唐宋若華作女論語。以宣文君擬孔子。而以曹大家之徒擬顏閔。相爲問答。蓋重宣文君能傳經術也。

章學誠婦學曰。昔者班氏漢書。未成而卒。詔其女弟曹昭。躬就東觀。踵而成之。於是公卿大臣。執贄請業。可謂擴千古之所無矣。然專門絕學。家有淵源。書不盡言。非其人卽無所受爾。又苻秦初建學校。廣置博士經師。五經粗備。而周官失傳。博士上奏太常韋逞之母宋氏。家傳周官音義。詔卽其家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而受業。賜宋氏爵號爲宣文君。此亦擴千古之所無矣。然彼時文獻盛於江左。苻氏割據山東。遺經絕業。幸存世學家女。非名公卿所能強與聞也。此二母者。並是以婦人身行丈夫事。蓋傳經述史。天人道法。所關恐其湮沒失傳。世主不得不破格而崇禮。非謂才華炫耀。驚流俗也。古今婦人以文學著者甚多。二母人格尤可稱。故特述焉。

婦人之學不當專以文學爲重。故今之女子從事於學。亦宜依今日教育之統系而勉力焉。今世教育大綱曰。智育曰。體育曰。德育曰。美育。此數者皆女子所不可不盡心者也。然數者又可總爲理想之教育與實用之教育二種。屬於理想者可以爲女子修養陶冶之助。而增其智識與興趣。屬於實用者可以使女子獨立於社會。而任相當之職業。斯其大要已。女子時代。惟當以修學爲務。而不務其他。吾國女子教育雖尙未臻發達。然女子但能有一。